疫情后 时至今日仍旧关闭的中影国际影城江北来福士店

2 花式自救，各有招术

“不同于其他在疫情中通过直播带货等创新路径力挽狂澜的行业，影院本身‘很难自救’，有没有影片、能不能开业都需要全国统一调控。”林振中说。

不过，往往最黑暗的时候，人总是最清醒的。林振中注意到，那段时间身边渐渐出现了兼职开滴滴、做代驾的小伙伴，他也时常被邀请“入伙”。

在邵冰的朋友圈里，“第二职业”更加普遍——有送外卖的，有去必胜客、肯德基当小时工的，也有去超市当收营员的，“我们影院的员工大多是95后甚至00后，没成家没房贷，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但大家看到小伙伴们都努力去找兼职，就觉得自己也不能闲着。”

即便主动辞职的员工还在少数，但影院的态度却是相对“暧昧”的。比如，UME公司已经选择和不少合同到期的员工停止续约，大地在合同到期时让员工自行选择去留，中影则暂未因疫情和员工解约。

不同于一些完全关停、员工闲置的全国连锁影院，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拥有天伦时代影城、海上影城等多家影院，他们琢磨出一套本地“方法论”。

“我们充分利用这个特殊时期，实现了员工社会服务和自我提升两手抓，不仅在疫情爆发时组织员工到社区做志愿者、在疫情稳定后为市民公益性放映露天电影，还把影院本身打造成了员工们的‘学校’，组织员工学习直播等新技能、接受法律和消防等专业知识培训、赏析电影、读书讨论等。”总经理郑开颜表示。

同样，70公里开外的象山影视城，花式自救也在频频上演。26岁的陕西小伙郭姣靠随手拍的视频在抖音上收割了一波属于自己的小“流量”。

2019年10月20日，郭姣在抖音平台用“得瑟的小胖子。”账号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5000粉丝。

直至疫情发生，他所在的群演工作室从大年初一开始停工，象山影视城实行封闭化管理，任何人无法进出，没戏可拍的他开始集中上传之前拍戏片场和群演生活的视频，每天都能涨粉一两千。截至目前，他的抖音粉丝数是4.2万，最受欢迎的一条视频播放量高达1845.7万次。

“象山影视城对群演有着包吃包住政策，每个月还能拿两三千元的工资，疫情期间也不例外。群演工作室的老板们还帮我们统一买菜，统一配送，我们才不用太去考虑温饱的问题。”

而他们在抖音上发布短视频，一旦播放量达到5万，还能得到奖励，播放量越多，奖励金额也就越多，按季度发放。郭姣前三个月就靠发布短视频赚了3000元，播放量最高的那条视频给他带来了1000多元的奖励。

据了解，象山影视城内成规模的群演工作室共有5家，常驻象山的群演合计五六百人，只要待满15天以上就包吃住，费用由各家群演工作室分担。

象山影视城影视部协拍经理郑增告诉记者，群众演员往往流动性极大，以前剧组和影视公司常反馈象山群众演员人数少、质量低，出台包吃包住政策也是想让更多群众演员长期稳定留在象山，也是为影视公司考虑，替他们减少临时招募群演的压力。

“虽然疫情停工的两个月间，每个群演工作室每月在吃住上的支出预估超过6万元，但这绝对值得，至少保证了一复工不用再花时间、花钱去招人、挖人，否则对影视城而言是一次倒退。”郑增说。

3 前路未知，担当犹在

如今，象山影视城的剧组已全面复工，每天都有十几个剧组在此拍戏，除了春节、除夕等重大节日，象山影视城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断过戏。

影院也在等待。林振中每周都会去影院给放映设备通电、检查设备的受潮情况，确保一旦复工，各项设备都能及时跟上。邵冰也表示，他最近接到不少观众询问影院复工情况的电话，他大胆预测恢复期不会太远了。

尽管影院的员工们都热切期盼恢复放映的那天早点到来，但业内人士仍对恢复放映后观众的上座率表示担忧。“要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仍取决于两点：一是有充足和高品质的片源，二是观众对病毒的顾虑充分消除。”

好在，绝大部分影院从业者对电影行业发展的信心，尚未被半年的关停磨灭，这是最重要的。

“大的变革总是在大的事件中发生。”这是郑开颜坚信的。

作为一个在宁波电影行业浸淫30多年的电影人，郑开颜既见过80年代录像厅兴起时影业的萧条，也经历了新世纪院线制开始后影业的快速复兴，他深知宁波和中国电影的历史渊源，也洞悉新时期宁波电影产业蕴藏的发展动力。

创新、整合、集聚，是这次疫情中，郑开颜对宁波电影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思考最多的三点。

在她的心中还藏着一个伟大的影业梦：打造以电影产业为核心的多元产业生态链，形成影视创作生产、发行放映、园区建设与管理等共同繁荣的新格局，积极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推动新消费经济，努力提升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满意度。

郑开颜说：“宁波是一个有担当的城市，受到这次史无前例的疫情的影响，我们全体电影人必定和国家共患难、同纾困，积极化解危机，创新求变，这是我们宁波电影人的使命担当。”

责任编辑 诸新民 美编 张靖宇 校对 诸辰